



您的位置： 理论前沿 - 影视研究 - 正文 [返回]

现实的童话——简评电影《潘神的迷宫》

作者:张学谦 来源:作者赐稿 时间:2008-7-14 15:37:43 浏览:172次

子栏目导航

- ▶ 戏剧与影视制作
- ▶ 影视研究
- ▶ 先锋戏剧
- ▶ 小剧场掠影
- ▶ 争鸣
- ▶ 传播接受
- ▶ 编导
- ▶ 戏剧美学
- ▶ 女性主义
- ▶ 方法论

热门图文



后现代的《朱罗季》..

《潘神的迷宫》描述了一个残忍黑暗的世界，而奥菲莉亚的出现如一缕微光，一股生命的溪流，淌过阴冷的谷地，迸发出芳草和繁花密叶的波纹，引领着观众走出了黑暗。

电影讲述了二战后期，独裁者弗朗哥的忠实党羽长枪党徒在西班牙继续恐怖的统治。奥菲莉亚被母亲带到作为长枪党徒上尉的继父身边。在游击队员和长枪党迂回作战的过程中，奥菲莉亚被潘神告知自己本是地下王国的公主，必须完成三个艰难的任务才能回去。最后，游击队获得了胜利，奥菲莉亚抵达了她的国度。

整部电影由两条线索构成。主线是奥菲莉亚的三个任务，副线是游击队员击败长枪党徒的过程。

善恶体现在一念之间

战争就是一场屠杀，很难分清谁对谁错，正义和邪恶，每一个棺木旁边都有亲人的挽歌和哀悼，这些哀悼同样让年复一年的春光失色。但是总能在人们面对同样境地和事物的不同表现看出他们是否心存善念，是一片消散的阴霾还是陨落的星辰。影片中，导演对游击队员和长枪党徒的态度体现在两个代表人物上。一个是游击队在军队中的内应，也是照顾奥菲莉亚生活的侍女。一个则是上尉。

从奥菲莉亚一下马车，上尉就对她嗤之以鼻。当然这也有情可原，一个常年作战在外的男人很难对非亲非故的小女孩有着深厚的父女之情，更何况是妻子前夫的女儿，他便更会充满抵触情绪，以致后来稍不满意就对奥菲莉亚大吼大叫地说她是“野种”，这顶多是个失败的父亲形象。女人对于孩子总有天生的责任感和保护欲，就像树叶下总会留下阴凉一样自然。加上朝夕相处的情感积淀，还有对奥菲莉亚没有出卖她的感激之情，奥菲莉亚和侍女的感情自然比她和继父之间的感情要好得多。

可是，当故事发展到最后，奥菲莉亚抱着自己的弟弟逃进迷宫，上尉气急败坏的举枪要杀死她的时候，已经不能用常人的情感来解释，怎样的怒火都无法让一个人忍心对手无寸铁的小女孩下此毒手。在战争中，不能简单的说孰对孰错，但是面对一个孩子还要如此心狠手辣，已经不可能给他的行为带来任何托辞了。确实，儿子被抢走的心情可以体会，但是到要杀人泄愤已经能充分说明他的残忍且泯灭人性了。

侍女对于上尉的孩子完全是另一种态度。自然，在交战混乱中，游击队员可能也



导演与戏剧流派

站内搜索

按关键字

立即搜索

相关专题

- 现实的童话——简评 ..
- 《孔雀》简析(一)
- 《孔雀》简析(二)
- 爱到穷途末路时—— ..

+ 00000

杀害了一些无辜的长枪党。但是如果这样就让他们像上尉一样残忍，那他们绝对没有必要和义务回去救非亲非故的奥菲利亚，她不能给他们带来任何好处或是金钱，救她是出于人们心底那些善良的本性，让无情的战争充满了人情味儿。正如那传说中凶悍的鸫鸟，哪怕喉咙滴血，仍会高唱它的生命之歌，这是它的习性，理所当然之举。

希望诞生于绝望

按照雅斯贝尔斯的观点，“悲剧是对于人类在溃败中的伟大的量度”。悲剧并不是痛苦，也不是生命必然终结的命运，他甚至认为，在悲剧中的悲剧气氛本来并不是情绪的基调。正如希腊学家汉密尔顿所说，悲剧是伟大人物的生命状态走向低谷的过程。而但丁在他的作品起名为《神的喜剧》的时候（这是《神曲》名字的直译），也正是顺应了这一规律。因为但丁在作品中的形象是从火烧的地狱经过痛苦的炼狱，被河水洗礼，走向天堂。这样向上的过程就应当命名为喜剧。

当然，没必要把一个电影绝对划分成悲剧或者喜剧，不过可以以此作为参考，看看导演在试图阐述一种积极还是消极的态度。

把奥菲利亚的奇幻世界抛开一边，这部电影的架构和节奏实际上是在副线上建立起来并延展开的，也就是游击队员与政府军之间的战斗。这些现实中肯定存在的游击队员们，一开始被长枪党徒肆意屠杀简直毫无反击的力量，只得到处躲藏，像影子隐匿在黑暗中一样见不得光亮。后来他们成功伏击了追赶侍女的士兵，取得了一次小小的胜利。直至最后按照计划里应外合，攻进敌人营地，取得大捷。这一过程就是一个上升的过程，像乐章中由卑微、渐强到高亢的音符，给人的感觉虽然漫长惨烈但仍充满希望。在斗争中，他们设备落后，受了伤几乎没有药物治疗，就像他们的领导人只是伤口感染，却不得不截去大腿。平时居无定所得像游魂，不知道哪一次激战后就会倒下永不瞑目，但是这些苦难换来的是最后的胜利。这就是所谓希望，在丧钟长鸣后支持他们仍在顽强战斗的力量。

导演的意图正是反应在这种结构设置中，很多时候一个故事可能不同的人会品出不同的意味。导演正是通过这种结构表达自己的观点，这样既不影响观众有自己的空间想象，也可以很好的阐述自己的想法。

战争总会给人带来哭泣、闭合的棺木、抛洒的白玫瑰、悲伤的步履，这些都被称为绝望。但电影正是在这种绝望中呈现给人们以希望，虽然西班牙还要自此等待三十年才能见到他们期盼的那个地下国度，就像上尉代表的法西斯并不会被一把小小的切菜刀杀死一样。

给我一只粉笔，我能去任何地方

再来看主线的故事。电影很多时候混淆了现实和虚幻的世界，亦真亦假。虽然只是一个很小的细节，但是那根粉笔的出现却彻底将电影拉进了魔幻的真实世界中。当奥菲利亚被囚禁在那个小屋中时，又怎么能在没有任何人的帮助下到达上尉的房中呢？若非是神迹，那就只能说这些幻想实际上是存在的。那根粉笔的魔力，让原本虚无缥缈的王国变得栩栩如生。

在这里，导演再次重申了自己的意图，即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故事，那个与现实形成鲜明对比的美好国度是存在的。否则，他完全没有必要设置这样的场景，尽管让故事陷入更难以捉摸的境地就好。

影片在一开始刻意给人留下死亡的阴影，鲜血逐渐倒流回奥菲利亚的身体，仿佛是导演刻意让沉闷的丧钟停止，重新敲响最初的哀鸣。到了故事的最后，看似无可挽回的死亡却是到达另一个仙境的大门，正像潘神所说如果她没有为弟弟献身的精神，也无法到达幸福的国度。最后的镜头停留在那个真实存在的王国中，镶嵌着星辰的光芒，宛若天庭，导演试图告诉人们只要为自己的目标和梦想去奋斗，总会有应得回报

和幸福安宁的生活。

“我的一切存在，一切所有，一切希望和一切爱，总在幽深的秘密中奔流向你。”

奥菲利亚接受的三个奇妙任务也并非来自凭空想象，这些任务同时影射着现实生活中游击队员的行动。

第一个任务最为明显，即奥菲利亚需要取回巨型蟾蜍肚子里的金钥匙。那棵干枯颓败的无花果树正是代表了遭受苦难的西班牙人民。蟾蜍象征着残暴丑陋的法西斯，盘踞在树根，汲取养分，吞噬着大树的生命之源。奥菲利亚需要具备勇气、还有面对危机时的智慧才能取回蟾蜍肚子里的钥匙，消灭那个怪物，这就如同游击队员对抗比他们强大的法西斯一般。与此同时，导演还讲述两个平行的故事，强调了这种联系，就是侍女偷取了仓库的药品给游击队送去当作补给，与奥菲利亚一样，都是从老虎嘴里拔牙。

第二个任务是需要奥菲利亚深入食人怪兽的地窖中，桌子上摆满了鲜美诱人的食物，这些诱惑之后是致命的危险，只要碰了其中的一个都会导致惨痛的后果。奥菲利亚这样长期见不到水果的孩子，如同饥渴的旅人见到清泉时的不顾一切，她终究禁受不住鲜美红提的诱惑。最后小精灵为了保护她而丧命，她也差点回不到现实世界中。这个故事想讲述的，是作为一个有着世俗观念和正常欲念的人，被诱惑所吸引并不是什么不可饶恕的事情，只要从梦中惊醒后知道悔改。所以潘神会给奥菲利亚补过的机会。

在这个任务中，那根神奇的粉笔也登场了，我想，谁都希望有这样一支粉笔，能在滚烫的沙粒中寻找清凉，在荆棘遍布的花丛中寻找芳香，在睡意朦胧时寻找一张柔软的温床。它带着那些对自由的渴望，暗夜中的祈祷，奔向他们要抵达的家园。

最后一个任务也是最重要的，就是需要奥菲利亚把弟弟的鲜血献给潘神，以此打开通往地下王国的大门。起初奥菲利亚只是以为把弟弟带出来就可以，后来当她知道需要杀死弟弟换取她的幸福时，她毅然决然地放弃了机会，留在这个残酷、清冷的世界中。这也正是游击队员在被俘后，面对拷问时所有的自我牺牲精神，以及人性的道德底线，即人的生命高于一切，不能因为任何看似正当的欲念加以剥夺。虽然坚持的下场可能遭受讥笑、耻辱、甚至死神的镰刀。可就像侍女在经受拷问后，仍紧咬牙关不肯透露实情，最后逃离营地，当被追兵逼得走投无路时被赶上来的游击队员营救。如果她当时吐露真情，也许反而死在了上尉的枪下。导演也想借此说明，那些看似难以承受的苦难，只要凭着无所畏惧坚强的心，总会让雷霆驱散阴霾，给干涸的大地带来暴雨的洗礼。

电影制造的幻境

电影高明在成功游走在现实与幻想之间，像云幻化出无数的皱襞和色彩。这有赖于巧妙的结构设置，表面上的主线充满了瑰丽的想象，但是由副线支配的节奏保证了故事叙述的完整和紧凑。这样由副线撑起电影保证了故事的层次分明，向上的积极态度得到充分体现，而不是仅有三个任务构成一个单纯而缺乏升华的普通幻想故事。这样呈现一个渐强直至嘹亮的歌声，“在缤纷的眼泪与微笑、恐惧与希望中回荡”，正是这么多人喜爱这部电影的原因，也让它受到各个大奖的青睐。但是，由于过度追求这样亦真亦幻的效果，很多时候反而削弱了主线的表达，使得电影的意图含混起来。

电影中还有不少象征和隐喻。包括前面说到的，枯萎的大树、丑陋的蟾蜍，还有就是上尉的那块手表。上尉本身就是一个符号，法西斯的缩影，他残忍、毫无同情

心，为达到目的不择一切手段，虽然他身上有着一些本可以称为美德的品质，比如军人的坚毅。但是，就像智慧会成为恶人尖刀上的毒药一般，这些品质也成为了法西斯作恶的帮凶和催化剂。他的手表象征了从法西斯传承下来的精神，他的父辈传给他，他也想传给自己的儿子。在这里，他并非对儿子心存父爱，正如他把美丽的母亲当作生育的工具一样，儿子只不过是法西斯精神传承的载体，人之所以成为一个独立的人的个体差异，以及由此而来的一切存在的意义都被抹杀了。

电影在艺术上也是非常成功的。让人印象深刻的除了那个蟾蜍，估计就是那个吃小孩的怪兽了。本来一个嗜血的食人恶魔该是一幅极其暴虐的嘴脸，但是当它把眼睛装在掌心举到脸上时，却是充满了童趣的可爱。

奥菲莉亚为寒冷晦暗的深夜带来了一丝暖色和微火，她撩起战争沉重的帷幕，用画笔描绘出一个全新的世界，那个时代就在她的微笑中消失了。

(戏剧研究——国内第一家戏剧研究学术网站)

[返回](#)

[打印](#)

责任编辑: admin

相关信息

- 关于电影艺术“怎是”的思考
- 论当代中国戏剧的电影化倾向
- 电影思维和戏剧思维的互相渗透
- “离婚”进行曲——当代中国电影与“戏剧模式”
- 匠心独运——揣郭宝昌戏曲电影《春闺梦》用意

Copyright © 2002-2003 [中国戏剧网] Finish All Rights Reserved

地址: 厦门市海韵园科研楼(2) 201

联系电话: 0592- 传真: : Email:

页面执行: 78.125毫秒

[xx\[xx.Net\]](#) 网络技术支持

闽ICP闽备06011007